



一個農藝師的雜記抄

加·特洛也波爾斯基著

光明書局出版

一個農藝師的雜記抄

[蘇聯] 加·特洛也波爾斯基 著



1

光明書局出版

一個農藝師的雜記抄

著者 蘇聯加·特洛也波爾斯基
譯者 禾 金
出版者 光明書局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一號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印刷者 華成印刷所
(上海泰興路五二三弄一四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字數 212,000 字 開本 762×1066 1/25 印張 12 $\frac{1}{25}$
195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價 11,000 元
1955年1月第1版第2次印刷 10,061—13,070 冊

Гавриил Н. ТРОПОЛЬСКИЙ

ИЗ ЗАПИСОК АГРОНОМА

禾 金

從俄文譯出；根據：星火小叢書1954年
第4.5期合刊，新世界雜誌1953年8月
號（“老頑固”）及1954年1月號（一天）。

封面木刻：（蘇聯）費·康斯坦丁諾夫
（Ф.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封面題字：文 懷 抄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通過藝術手段把共產主義思想來教育我們的書。在七篇具有關聯性的、特寫性質的短篇小說中，作者給我們介紹了集體農莊中的一些活生生的、具有真實性的各種不同的人物典型。這些人物中，有好的，也有壞的；我們在那些好的人物身上可以看到真正符合於「五愛」精神的可貴品質：他們是多麼值得敬愛！而在那些壞的人物身上，我們却只能發現一些「處處為個人打算」的醜惡思想；他們是多麼卑鄙可恥！通過這個小小的「人物展覽會」，使我們得到結合着自己創作一番審察檢查的機會，從而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的光明大道邁步前進。



“誹謗！在生活中是沒有這樣的！”

(1954年1月7日蘇聯文學報轉載烏克蘭胡椒雜誌上的關於諷刺文學的漫畫；作者：維·格利戈里也夫。)

定價 11,000 元



加·特洛也波爾斯基

內 容

特洛也波爾斯基像…………… 卷首
『誹謗，在生活中是沒有這樣的！』（轉載漫畫）…………… 扉頁後

一個農藝師的雜記抄

『誇誇談』尼基希卡……………	九
『順手撈』格利希卡……………	三〇
普洛霍爾第十七，白鐵匠大王……………	六四
彈絃子的伊格那特……………	三七
掛車手吉倫齊·彼得洛維奇……………	一六五
『老頑固』……………	一九五
一天……………	三三八

附錄：

特洛也波爾斯基的雜記（符·奧格涅夫作）

三五三

可貴的種子（兩位蘇聯讀者對於本書的意見）

三六

譯後記

三三三

一個農藝師的雜記抄

「誇誇談」尼基希卡。

我是經常得駕着車在一個個集體農莊上奔走的。在我跟葉甫謝奇交上朋友以前，我單獨一個人出去。如今，有葉甫謝奇不時來跟我作伴了。

他是那樣的一個老漢：他當着守夜的警衛，可是還能在白天睡完覺以後趕出去打獵或是捕魚。有時候他會說：

「來，符拉季米爾·阿基梅奇，我跟你一塊兒走走。我要去瞧瞧那些善良的人們那兒的情形呢。」

於是我們兩人就會駕車出門，一路上還要開懷暢談。……

● 『誇誇談』尼基希卡，原文是『Икикина Ботунок』，如果譯音，應該是『尼基希卡·波爾杜魯克』。尼基希卡（名），是俄國人名『尼基福爾』的愛稱；而波爾杜魯克（姓）却是由俄文中的『ботун』（誇誇其談的人）一字化成的。——譯者。

● 阿基梅奇，是阿基莫維奇這一姓氏的較親切的稱法。——譯者。

現在，我們正回到他的家裏去——到新生活集體農莊去。大車的彈簧格格地響着，那匹紅棕色的小閩馬葉爾希跑着小快步，葉甫謝奇可朝着我的方向把腿一架，分明是打算要作一番長談了。

葉甫謝奇始終是高高興興的，又是這樣一位難得的講故事好手。他年逾花甲，不過他的健康却值得人家羨慕。他的下巴鬚子是灰白的，尖尖的——像個小楔子，一張臉是靈活的：一會兒嬉皮帶潑辣，一會兒又突然嚴肅起來，那時候，一對藍澄澄的眼睛——又親切又懂事的——就坦白而直率地望着談話的對方。葉甫謝奇的頭上戴一頂用三角形布頭做成的小帽子，帽頂上有個鈕扣。

他喜歡講故事，編造一些逗人笑的假人假事，不惜對懶漢們加以挖苦，可是如果他一談到打獵，那就會懷着那樣的一股勁兒來編出他自己捏造的、荒唐可笑的無稽之談，叫人聽着非笑不可。而且，他自己在這一點上是有把握的。他把小帽子往一個眼睛上一挪，起一個手指在小鬚子旁邊搔搔——這一來，那就是說，又有什麼逗人笑的玩意兒來了！

「有很多人以為，」我對葉甫謝奇說，「當一個農藝師是件簡單事兒。……隨隨便便地在田野裏走一下，曬曬太陽，呼吸呼吸新鮮空氣，並且瞧瞧麥海裏的波浪。不消說得，——我們確實是也曬太陽、也瞧麥浪的。當然，挺好嘛。可是很少人知道一個農藝師還不得不寫多少彙報、通報、計劃、總結、來信答覆和一些乾脆不必要的文件。有時候你有一個禮拜看不見大天光，更甯說是田野了。彙報，彙報，彙報！……」

「好我的爹，花費的紙張該有多少啊！」葉甫謝奇驚嘆了一聲。

「有一個彙報有兩百個問題，佔了十二張紙。」

「看一個問題——可以喝完兩茶炊的水啦。」

「要是把這樣的彙報一張一張地打長裏連接起來，大約就有三公尺光景呢！」

「三公尺！」葉甫謝奇搖着頭。「啊呀呀！廢紙，簡直是廢紙！」

「可是這些廢紙的編著家們，」我繼續發我的牢騷，「有時候扯着說是部裏的要求，有時候扯着說是專科大學的要求，又有時候還要自己來個畫蛇添足。更有時候竟不知道從哪兒搞來這一類的問題：「攏統概括而不加挑選的、十棵挨着長在一處的洋白菜上的害蟲平均數是多少？」幸虧還好，在備註裏說明着：「爲了簡單化起見，各棵個別的洋白菜上的害蟲可以不必計數。」這已經算是謝天謝地的啦！……不過那些害蟲嚙，牠們是會跳的：看你數去！因此，那表格也就只好讓它空着不填了。」

「顯然囉，害蟲是不知道這回事的。一跳——牠就沒啦！大家都知道——那是無知生靈啊。」

「有什麼辦法的！有時候你只得寫這些話來回答：「該蟲善於跳躍。由於該種害蟲的活躍性，故無法進行計數。」」

「好！牠們正是這樣的！「害蟲的活躍性」——這很對！」沉默了一會，葉甫謝奇又同情地問道：「你們在這些個……廢紙文件上，或是在這種工作上，是有個額外報酬的嗎？」

我的回答是：這也包括在一個農藝師的本分之內的，並不給額外酬勞。

「該用「開玩笑的傢伙」來對付他們才好！」（他把他的馬鞭子叫做「開玩笑的傢伙」。）

「對付誰？」

「就是這些個……像他們那樣的人啊！那些官僚主義者。……到底有沒有這種人呢，啊？你的意見怎麼樣？」

「大概，有的是，」我順着說。「不過人民會把他們拔除的。……」

「顯然囉，會拔除的！」

葉爾希提起小快步，捩着腦袋，左左右右地望着那「開玩笑的傢伙」。一個旅行袋擱在我的腿上——鼓鼓的，胖胖的，像一隻浸透了水的皮帽兜，——裝滿了彙報和通報。我們是要幾項材料的：草垛的數量，每個草垛的一定大小，每個草垛的草料品種，蘆葦、野生草類、草本一年生植物、同上多年生植物的百分比，其中紫苜蓿、紅荳草、雜草的百分比，其中，出自蒔種地面的百分比，又，其中，出自被敗草所侵蝕的地面的百分比，同上，出自未被侵蝕的地面的百分比和它們的分類百分比，以及……。總而言之，歸根結底的一個問題是：有多少乾草？

可是，在新生活集體農莊裏，有什麼人能拿得出這些報道呢？在主計員身上是沒有主意可打的，他只會說：「那麼些收成，那麼些乾草，那麼些春蒔茅草。」

「葉甫謝奇！在新生活集體農莊裏是什麼人測量草垛的？」我問。

「怎麼啦？」

「彙報嘛。」

「啊！彙報！……多少問題？」

「十八個。」

「是「誇誇談」尼基希卡測量的。該找他去。……他哪怕成千個問題也答得上來。」

「他姓什麼？」

「誰？」

「就是那個測量草垛的「誇誇談」呀。」

「書面上寫的姓——是皮亞特金，不過街頭巷尾叫的——却是「誇誇談」。……這樣的傢伙，往往是沒個屁用的——誇誇其談者嘛。只有在書面上才寫他正式的姓，可是口頭上——都趕着叫「誇誇談」。大家都這麼叫的。他的子女叫「小誇子」，他的老婆——就叫「誇誇婆」。」

「爲什麼給他起上這樣一個外號呀？」

「嗨！爲什麼！……誰該受——人們就馬上給起上啦。完全恰如其分。……哪怕你想上一百年，你也想不出一個更妙的啦！人們一旦給了你一個外號，你就死活也摔不掉。這還是人們在集體農莊開辦的時候就給他起上的：他非常喜歡耍些長篇大論和叫人不聽的話。」

「唔，那他是怎麼個人：是個有點兒腦經的漢子嗎？」

「炊煙滾滾，湯水精空。」

說了這話，他就沉思起來而一聲不響了。

……我們駕着車到了管理處。那兒，除了一個警衛員以外，一個人也看不到——大家都下地去了，——於是我們就去找皮亞特金。他正在一個土墩上坐着，架起了腿，全神貫注地在抽煙。葉甫謝奇隔着馬車彎過身來，湊着我的耳朵，用鵝叫似的聲音打着耳語說：

「大家都在地裏，人手不夠，可是他倒坐在那兒，像個夜貓子似的。老是這樣。……真該叫「開玩笑的傢伙」來光顧光顧他的背脊呢！」

「誇誇談」，也不站起身來，伸給我一隻手，就開了腔：

「向農藝界的人物，爭取到達七、八十億指標的戰士，致以熱烈的敬禮！」

我直截了當地敘述了來意，並且說明，並不是一切材料都能從主計員那裏得到的。尼基福爾在聽着，一面神氣十足地「啊」呀「啊」的，並且吹着煙捲兒。他的臉很像一隻小鵝蛋：小小

這一句是成語；意思是說一個人嘴上誇誇其談，頭腦裏空空如也，什麼事也幹不來。也就是「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意思。——譯者。

在戰後經濟建設五年計劃中，蘇聯政府曾經號召全國農民爭取到達全年穀物總收穫量七十至八十億普特（每普特等於一六·三八公斤）的指標；這個指標，今天不但已經到達，而且是大大超過了。（請參看馬林科夫：在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第二章蘇聯的內部情況中的「乙·農業」之部。）——譯者。